

## 壹、前言

剛才張長義教授帶我去校史館，看到很多照片。發現曾在2003年4月前來貴校參加破土典禮，那時候我正在教育部長任內，之後就很少有機會來訪。只有在不久前，因為楊國樞教授辭世後骨灰植存在園區，所以又再來過一次。

今天非常高興能夠有機會過來演講，中心給的題目是「心靈環保與當代教育」，我只在後面加了一個副標。我參了很久什麼叫心靈環保？雖然很久以前就聽過這個詞，現在還是先破個題，再進入本題。

### 一、物理世界的環保與心靈環保

在我的想像中，心靈環保應該有一個對應，它的對應就是物理世界的環保。物理世界的環保，一定是人的力量先把它給弄壞了。譬如臺灣的東海岸我們稱之為最後的天堂，但你看看沿著臺灣的西岸塞滿了各類建築、各式開發，那都是台灣人造成的。還有現在全球氣候變遷，從工業革命前期一直到現在，我們的目標是到這個世紀末了的時候，能夠讓全球的增溫只比工業革命前增溫兩度。而現在又有了一個目標是把它朝向升溫1.5度的方向來努力。

地球增溫是怎麼來的呢？IPCC（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簡稱 IPCC）的研究結果認為，大部分都是人類自己造成的，尤其是這一段時間。這顯示外界有很多東西它本來就存在，是自然在運轉的，但被人類破壞了，所以為了下一代的福祉，我們一定要改進，

這是第一種作法。第二種作法是人類不要去破壞生態與環境，希望可以留一個轉圜的空間，不要再去介入它。前者是環保與經濟發展並存和共同發展的概念，後者是要給它留下一個轉圜的空間，這是比較先進的概念，也比較困難做到。

我用外在物理世界環保的觀點來對應心靈環保，這是什麼意思呢？你可能不清楚在成長的過程中，自己的心靈曾做過什麼事情，但卻產生了某些負面的後果，以至於現在必須要來改善它。同理，對我們做醫學教育的人，以前常對學生說假如你進來念醫學時已經立下初衷，過了十年、二十年後，應該仍然保有這個初衷。初衷就是你一進來就在自己心中圍出一塊淨土。我們希望以後你還一直保持著這個初衷，當作人生未來發展的動力。所以，心靈環保就是除了物理世界之外，我們從心靈圍了一個核心來做環保、做一些改善的工作。

## 二、物理重力與心靈重力

最近幾年特別流行重力，因為去年有幾位研究重力波的學者，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他們的重力學說認為，球體跟球體之間因為不同的質量互相影響，所以產生重力關聯。這個關聯是透過重力波的形式，它會改變周圍外界的時空結構。換到心理來說就是心理重力，也是心靈的重力。因為我們有一個心靈在那邊，所以外在的時間、空間與環境，都會因為我們心靈的重力而產生改變。而我們與外界事物互動的時候，都會受到這個心靈重力所影響。

以前有一個有趣的講法，應該是王陽明講的。他說當你到山裡面看到了山壁上的花，你會說花好漂亮，但花並不真的存在那裡，花應該是存在你心中。所以當你看花的時候，花就明

豔了起來；當你沒看花的時候，花就等於不存在一樣。我認為這個觀點就是心靈重力，透過心靈看世界，所以外面的世界跟著你改變。這是我的第一個類比。

### 三、心如明鏡臺與明鏡亦非臺

我很好奇為什麼要講心靈環保呢？禪宗有兩句互相對照的偈子。第一個是「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意思是要經常維持自己心靈的乾淨，這與我們今天講的主題比較接近。另外一個更出名：「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後面這個說法應是要回到源頭處放空，以明心見性。這兩種講法好像都沒有跟心靈環保的講法有所違背，可以在不同狀況下時時去促成它。

### 四、身心一元論與身心二元論

最後要談的是身心一元論與身心二元論的問題。在哲學裡面，假如認為人死如燭滅的就是身心一元論。意思是，蠟燭會有火是因為你點了蠟燭；等到蠟燭的油蠟燒乾了，火也不見了。現代科學家大部分持身心一元論觀點，但如果你問一個很虔誠的教徒：人死後有沒有靈魂？人死後有沒有鬼神？他很可能會說有，這就比較偏向身心二元論。而這與我們講心靈環保有什麼關係呢？是主張身心一元論的人比較重視心靈環保呢？還是主張身心二元論的人呢？這是我在開始之前想講的問題。

這個導論雖然與後面的內容無關，但如果把心靈環保跟這些概念連起來的話，互相之間的關係還滿複雜的。不過，今天要講的是比較具體的。我們從可以事後著力的觀點來談心靈環

保，亦即我們先談談如何從後天或者從努力的層面下手，來幫忙、來磨亮我們心中的明燈。

## 貳、關於人類的複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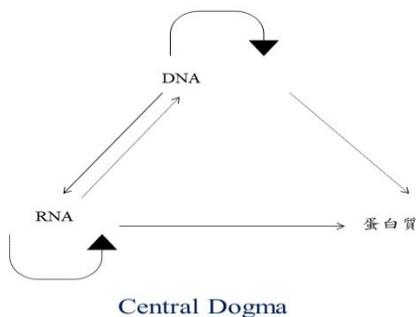
### 一、聖嚴師父與單國璽樞機主教的對話

到了法鼓山就想起聖嚴師父。2008年有一場聖嚴師父與單國璽樞機主教的對談。當時是主持人的我，提出了一個假設性的問題：「有一群你們信得過的科學家，對他們來說基因複製的技術已經成熟了，他們集合起來請求你們說：大家對於兩位的能力、智慧、與品格都很景仰，而且也已經成就了燦爛的一生，不知是否能夠同意以基因科技來複製兩位，繼續陪伴與引領大家走過下一個世代？」你們猜他們兩位的回答會一致嗎？我想你們心中定如明燈，已經知道答案是什麼。

他們果然都很清楚的回答不要複製了。理由是：第一，沒有必要讓這個複製人活在原版者的陰影底下。第二，身體是短暫的，精神跟靈性才是永遠的，身體也許可以複製，但是靈性、品格、教養跟信仰是難以複製的。因為，後天發展出來的東西是很難複製的，它能複製的都是跟基因結構有關的。況且基於倫理的考量，複製人是不可行的。第三，基於第二個原因，所以不可能複製出一個與我完全一樣的人。第四是比較偏宗教面，生死是自然的過程，能夠走完一生已經是無上的恩寵。

他們的回答相當程度呼應了 Francis Crick (1916-2004) 所提出 Central Dogma (中心法則) 的引申：「後天性狀 (如品格、教養、靈性與信仰) 無法反轉錄到 DNA，並遺傳給下一代(或

在此所談之複製)的人。」意思是說 DNA 可以驅動 RNA，RNA 可以驅動製造蛋白質。但品德、性格還有信仰，是屬於後端的結果、需要經過修煉而得的並無法複製。這裡面有一個順序：從 DNA 到 RNA 可以，RNA 到蛋白質可以，但是反之則不然，除了極少數例外(如虛線所示)是返不回去的。聖嚴師父與單國璽樞機主教是大家都很尊敬的兩位大師，我相信他們沒讀過 Francis Crick 的分子生物學主張，但他們的回答卻與 Central Dogma 所要講的內容是一致的：身體與後天的性狀要分開來看，能複製的只是身體，後天的性狀沒辦法複製。這是第一個我想要講的。



實線表示常見的DNA序列之訊息移轉  
虛線表示罕見的訊息移轉

## 二、同樣的問題發生在不同立場的文化辯論上

同樣的問題發生在不同立場的文化的辯論上面。在 1971 年兩位非常出名的人 Noam Chomsky 與 Michel Foucault，有一

場針對人性的辯論叫做 Chomsky-Foucault Debate，後來以這個內容出了一本書叫做 *On Human Nature*。在這場辯論裡，他們討論到人性、科學進展與創造力表現的觀點。

Noam Chomsky 強調心靈內在的特質。他是最早提出 Syntactic Structures 語法理論的人。他認為有一些語法是人出生就會具備的，譬如 SAAD。S 是 Simple 簡單句，AA 分別是 Affirmative 肯定句和 Active 主動句，D 是 Declarative 敘述句。這是人講話最基本的結構，是每一個人與生俱來的。人靠 SAAD 來描述外在的世界，小孩到了差不多兩、三歲就可以講 SAAD。假設我問你這一生最早的記憶，你大概最多只能回溯到三歲半。為什麼呢？因為人在那個時候才成熟到發展出 SAAD，且這些語法幾乎每個人都可以做到。當外在世界變成可用語言描寫後，就會存到記憶裡。在座的可能有天生異稟的人，或許可以回溯到兩歲，不過那大部分都是假的，是自己編的比較多。這就是 Chomsky 主張的天生論：語言機制是人性中天生的一部分，不需要修煉。但是 Foucault 的觀點完全不一樣。Foucault 認為很難發展出一種獨立於社會歷史條件，且又具有生物學性質的人性觀念。人性是需要後天修煉的，而語言不一定會扯上人性，所以語言只是人成長過程中的一種能力，不能稱為人性。

先前提到聖嚴師父與單國璽樞機主教的核心概念，應該比較傾向 Chomsky 還是 Foucault 呢？假如要做類比，我想應該是比較接近 Foucault。所以，我想之所以發展出心靈環保的觀念，從根源上來說，大概可以跟這些理論連上關係。

我們對禪宗的「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說法，是很敬佩的，但是否當作為一生一直要突破的對象？用心靈環保的方法可以走到那一條路嗎？剩下的問題不是我的責任，而是法鼓

文理學院要來想辦法遊說那些還沒有慧根的人要做的事情。既然心靈這麼重要，在我們當代的教育裡，有沒有把這些東西放進我們教育呢？

## 參、UCLA 研究的心靈層面教育

在華盛頓 DC 的 George Washington 大學有一位 Stephen Joel Trachtenberg 教授，是這間大學的第十五任校長（1988–2007）。我與他 2004 年因為程建人大使的安排在華盛頓見面時，他送我一本 2002 年出版，他寫的有關高等教育回顧的專書（*Reflections on higher education*. Westport, CT. : Oryx Press.）。書中提到的第一個概念是「教育市場」：競爭與效能，這個概念是近三十幾年才慢慢被接受。最近因為高教深耕計劃，強調大學的社會責任，也是在這個觀念底下發展出來的。你想想看，在幾百年前或者在五十年前，有人會要大學盡社會責任嗎？沒有。有人會告訴你，大學要好好培養出產業界能夠用的人才嗎？也不會有。所以，全世界的大學都在變；也不要怪臺灣的大學變得這麼世俗，因為臺灣的大學是跟著世界一起世俗化。

第二個概念是「企業概念下的大學」。它重視經費的取得，而且把學生當作客戶。以前我們認為學生是來學習的，現在很多學校把學生當客戶，這是一種類比。一旦把學生當成客戶，老師與行政人員就越來越需要與外面社會接軌，所以教育是會慢慢轉向的。我沒有任何褒貶的意思在裡面，不過聰明人還是知道我心中自有褒貶。

第三個概念是「美國高教卓越的國際表現，是美國歷史演進的結果，尤其是在二十世紀的時候」。現在只要提到世界大學的排名，前一百名中，大概有八十所是美國的大學。美國的大學難道有這麼厲害嗎？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美國的大學並沒有很厲害。大家都知道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現在是美國一流大學，當年創辦這所學校與醫院的幾位醫師，都要到維也納大學去留學，就像我們早期到美國去留學一樣，所以那時候大學的中心是在歐洲不是在美國。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納粹希特勒把大學搞得亂七八糟，所以很多人就逃到美國去。美國的國力也在那時候慢慢地增強起來，戰後各行各業興起，美國的大學也跟著被帶動了起來；而美國大學的成就又幫助了各行各業培養出各種人才，形成一種良性循環。所以 Trachtenberg 講的非常對，美國高教為什麼會有這麼卓越的國際表現？是緣於美國歷史的演進。以前維也納大學、柏林大學都是全世界前十大排名，現在差不多是前一百多的排名，與我們的臺灣大學差不多。這表示臺大也很厲害，不過歐洲衰退的程度相對比較慘。

第四個概念是「回歸大學傳統」或「符合社會變遷」，這兩個觀點正是現在的大學所面對的困難。什麼叫回歸大學傳統呢？就是研讀經典與回復傳統價值。什麼是符合社會變遷呢？就是考量知識經濟與社會不正義的問題。考量社會不正義，才會有大學的社會責任；考量產業要求的人才，才會考量到知識經濟。所以，美國的高等教育是在因應現代工業國家與現代自由民主體制之需求下進行轉變，並且成為國際的典範。

然而，臺灣的教育從來就沒有獨立於國際教育發展趨勢之外；美國怎麼改變，我們也跟著變。臺灣教育本來是依循歐洲

系統的，高中畢業念大學、六十五歲一定要退休等……，這些都是歐洲系統。而美國的教育系統則如前述，慢慢變得跟我們不一樣。但是因為臺灣的教授大部分都是從美國受訓回來，而使得我們的大學明明是歐洲身，卻開始長成美國頭。歐洲身比較偏向社會主義，美國頭比較偏資本主義。腦袋想的跟身體不一致，所以兩個經常會互相打架。

P.J. Palmer 與 A. Zajonc 曾針對 UCLA 大學生與老師做過一項長達六年的研究。第一個研究結論是有 80% 的人認為自己重視心靈層面，且認真追尋人生的目的跟意義，不過也有 60% 的人認為自己從來沒有在課堂上獲得這類啟示。第二個結論是「情感」議題在課堂上沒有位置。1930 年代的經濟大蕭條，還有 2008 年金融體系的市場崩潰，都是來自於情緒因素。經濟學家最難處理的市場因素就是情緒，但是發生重大變動的問題卻常來自於情緒。情緒是很難被研究的，我們雖然不在這裡提研究情緒在方法學上與數學技術上的困難，但基本問題是情緒、心靈議題重不重要呢？我想是很重要的。

## 肆、集體情緒狀態與意識形態

### 一、臺灣在教育與文化層面上，不同階段的集體情緒狀態轉折

我們來談一下臺灣集體情緒狀態與意識形態。臺灣六十多年來在教育文化層面上，出現不同階段的集體情緒狀態之轉折，這幾乎跟臺灣的發展息息相關。

第一個是緊張。臺灣人剛脫離被日本殖民治理的狀態，所

以在情緒上是很悲情的。後來大陸國民政府來臺灣，那是流亡，所以充滿了焦慮，不曉得下一步要到哪裡去。一邊是臺灣人的悲情，一邊是外省人的焦慮，形成兩邊的緊張關係。從這個觀點來看 228 事件、白色恐怖事件，可以看到臺灣人與外省人中間很大的困難。第二個集體情緒是壓抑與沮喪。從戒嚴開始後，不安時代底下的教育與文化就進來了。第三個是紓解。指的是 1987 年解嚴後，行為解放、校園自主與知識分子的角色開始有所發揮，過了一陣子後，在情緒上就有了紓解。第四個是希望。因為有了政黨政治，啟動循環治理，就有了一個希望。第五個是失落。從以前臺灣被打壓的左派與社會正義的觀點來看，社會是不完美的，但至少是追求公平正義的(公平正義也是屬於情緒範疇)。而政黨輪替以後，過度去追求多元與卓越，使很多人就開始產生失落。最後，兩岸關係解凍後，發現又有了新困難，統獨爭議的問題慢慢一直出來，產生了不確定感。

臺灣近七十年來，是生活在緊張、壓抑與沮喪、紓解、希望、失落和不確定感的情緒問題底下。請問我們的學校有教過任何如何處理這些情緒問題嗎？沒有。幾乎每一種情緒都有多元對抗，包括統獨意識型態與反核。為什麼反核是情緒問題呢？因為擔心發生意外事故，而且這個意外事故是不可逆的、是非常巨大的，而擔心是情緒。你再怎麼跟他分析爐心溶解的機率，以世界技術標準來看最多是百萬分之一，但他只用一個算術原則：假設全世界有 100 座機組，其中有 8 座出過事，核能機組出事的機率就是 8%。一邊的人用微積分計算，另一邊的人用國小學過的算術計算，兩邊的計算方式與邏輯都不一樣，所以誰也別想說服對方！

## 二、由情感所引發的信念

由情感引發的信念，或信念中有很強的情緒成分時，會有以下兩種特性：第一種特性是不隨時間而變化，它的信念是不會變的。第二種特性是不會因為證據或者資訊而變化，即使是得到新的資訊或證據，但是信念還是不會變的。

這兩種特性其實滿像有些精神病的症狀，為什麼呢？因為在精神病中，譬如思覺失調症（過去稱為精神分裂症），或者躁鬱症都可能出現妄想跟偏執的症狀，這些症狀不會隨時間而變化。他就是覺得有人要害他，你提供資料說：「那個人在美國，所以不可能害你」，他也不會因為此而改變他的信念。他會說那個人可以從美國用電波來遙控我，這個情況是經常可以看到的。在實務上，譬如核四溝通或者統獨對話這些情況也是屢見不鮮。但是我們有沒有什麼辦法可以把分群的比率縮小、讓自由基因多跑出來一些呢？也就是如何讓中立的人越來越多，而兩邊互相對立的人越來越少？只有靠教育這一條路。因為，那種強烈由情緒引發信念的人總會過世，會隨著年紀老了而忘掉曾經反對過的，所以這些群眾的比率是會慢慢調整變小的。而要讓中立與客觀的人變多，就一定要靠教育，整天攻擊對方是沒辦法談論事情的。以心理學的概念來講，就是不要強迫別人做不到的事情。

## 伍、什麼是道德

什麼是道德呢？道德究竟是演化出來的呢？還是必須要受苦跟修煉才可以發展出來的人格表現呢？針對上述問題，我簡單說明如下：

Adam Smith 除了主張自利是驅動社會經濟力量的原動力之外，他還主張道德情操(moral sentiments)：人應該要有高尚的道德情操。道德是什麼呢？道德絕對不只是有關對與錯的行動概念系統。我們形容一個人有道德，絕對不會只說他是非分辨得很清楚，這樣的道德太廉價了。因為，社會上能夠分辨是非的人很多。若有人能夠分辨是非，但隔天在做決定時，言行不一，腦袋裡想的是非卻用不出來，這種人我們沒辦法說他是有道德的。若有人擁有是非的原則，但在威逼利誘底下依舊擇善固執，就可以說是有道德。或者在政治不正確的時候，依然說出自己的理由，而且意志堅定、奮鬥不懈。一個人在行動與實踐中很清楚地展現他的理念且是一致的，也許會做一點修正，而這個修正沒有違背基本的原則，這種人我們也會說他是有道德的。以這種標準來判定，有道德的人就不多了。道德也被指稱為人的高貴行為，例如公平正義、信任、合作、利他、關懷、同理、寬恕、慈悲心等。整天說著好想幫助別人，但真正在路上看到不良於行的老先生或是盲人要過紅綠燈時，卻沒有協助他，這叫做樂於助人嗎？這表示只會講，但是沒有實踐。而不道德指的是什麼呢？指的是欺瞞、欺負人、損人不利己、背叛、戰爭、販毒等行為。

針對道德行為的研究有三種觀點：第一是演化論。主張演化論的人認為，若道德對人的存續是很重要的話，那麼有道德的人應該被選擇出來繁衍到下一代；有道德的人才能夠存活，不道德的人應該都在演化過程中逐漸淘汰。

第二是基因論。為什麼有道德的互助行為能夠傳遞下去呢？因為基因。我們先來討論有沒有道德基因這件事。假如道德有基因，就表示道德不太需要修煉，那道德就不怎麼崇高了。

因為人只要有道德基因就可以表現出道德，那有什麼好崇高的呢？若一個人長得漂亮是因為她的基因好，難道漂亮就可以等於偉大嗎？這是完全不一樣的事情。所以，道德基因本身就是一個矛盾的概念。就以自由意志是否有基因來說，若自由意志有基因就表示自由意志被基因所綑綁。這就違背自由意志的概念，是一種矛盾的看法，所以我一向不太贊成道德有基因這種說法。我比較贊同的是第三個觀點：後天文化論，也就是說道德是可以透過學習與規範發展出來的。

總體而言，具道德性的利他行為，究竟是如何被選擇保留下來的呢？第一個說法是生殖繁衍與基因私利下的利他行為。從演化論觀點研究蜜蜂，發現工蜂沒有培育後代，牠們以犧牲自己來服務整個蜂的社群。這不就是最偉大的利他嗎？演化學家想不懂，怎麼會這樣呢？原來基本上，工蜂還是為了整個族群的基因利益著想，因為工蜂無後就可以幫助蜂后生更多的後代，讓蜂后的基因庫能夠更加繁衍下去。這種道德的利他行為，就被演化力量這隻無形的手保留下來，傳到下一代。

第二個說法是無生殖繁衍利益。有一種人是看到小孩溺水，雖然那個小孩與他毫無關係，他還是跳下去救小孩，結果卻因此溺死。這種利他行為是怎麼來的呢？是為了種族存續或者他家族的存續嗎？還有人是基於理念、忠君愛國而犧牲，例如因為效忠於舊主，新主上任之後，不只他被殺且整個家族被滅九族。這些例子都違背演化論所講的概念。

另外我舉一個例子，是一本專書〈The altruism equation: Seven scientists search for the origins of goodness〉其中的一個結論。1888年達爾文的頭號戰犬赫胥黎（Thomas Huxley）與無政府主義者克魯泡特金（Petr Kropotkin）大戰一場。赫胥黎

主張利他行為本來就很少，若發生總是與血緣親等有關；克魯泡特金認為人類的互助行為四處都是，不必扯上血緣。

我們可以說，人性的辯論永遠都存在，像聖嚴師父與單樞機主教兩位意見一致的很少見。Huxley 主張利他行為本來就很少，如果發生了，也總是跟血緣親等有關，這是演化論的主要觀點。但是 Kropotkin 主張人類的互助行為四處都是，不必牽涉血緣，且也不需要理論去支持。他認為人類互助行為是自然發生的，而這是透過觀察便可知的事實。也許可以這樣說，Huxley 所看到的都是跟血緣親等有關係的，因為 Huxley 是生活在人口密集競爭的倫敦，生存在為了私利而奮鬥的環境之下。以前英帝國主義底下的貴族，為了擴張自己的領域、自己家族的繁衍和後代的存續，大家互相競爭。而 Kropotkin 則是被放逐到荒蕪的西伯利亞，那些可憐受苦的人若不互相幫助根本活不下去，他們為了自己的存活奮鬥，所以要合作與助人。因為兩個人是活在不同的世界，所以會各自發展出不同的主張。

## 陸、理性與情緒之互動與相關實驗

### 一、軌道電車問題

接下來我要講一些與人性有關的實驗。

第一個是格林（Joshua Greene）的實驗，他是一位當代的道德決策研究者。他發現道德困境（moral dilemmas）依其介入人類情感的程度，會有相當變化，而這些情感介入的變動也影響了道德判斷。在研究這個問題時，他喜歡採用由扶圖

（Phillippa Foot）與湯普森（Judith Jarvis Thomson）兩人在 1978 年所探討的困局，稱之為「軌道電車問題」（Trolley Problem）：

假設該問題有兩個狀況。狀況一，一輛開得很快的電車，馬上要撞到而且即將造成五個人的死亡。這時你能扳動轉轆器救他們，將電車轉到另一條軌道去，但將造成剛好在那條軌道上一個人的死亡。請問你要扳動這個轉轆器去撞死一個人來救這五個人呢？還是不要呢？實驗結果發現，大約 80% 的人會選擇扳動轉轆器。

狀況二，行駛中的電車威脅到前方五個人的生命。唯一能解救他們的辦法就是在你所站的人行天橋處，將剛好站在你旁邊的一位陌生背包客推到軌道上，讓他被撞死，這樣電車就停下來了。那麼你要不要選擇把他推下去呢？同樣是死一個人，也同樣是五大於一，但大約只有 20% 的人會同意用這種方式，大部分的人選擇不要。

但是現在若換成是一位 VMPFC（大腦前額葉腹內側受損）的病人，他在情緒處理的功能上是不正常的。你問他要不要扳轉轉轆器呢？他說要。當你問他第二個困境要不要把人推下去？他說也不錯。這表示道德正義的處理，與情緒是糾纏在一起的，情緒的重要就在這裡。當你情緒處理不正常的時候，所做的決定都會是異常的。因為情緒會影響你正常的決策行為，所以千萬不要在生氣與沮喪時急著做重大決定。

接下來用社會實際的問題來談人類為什麼會有 psychopath（認知沒問題，但殺人時無情感困擾，並非心神喪失，而是病態性之邊緣人格）。先前臺灣發生過兩起可怕的殺人事件：一件是鄭捷在捷運上隨機殺人，另一件是小燈泡事件。小燈泡事件的兇嫌嗑藥又有精神病的紀錄，屬心神喪失下的異常殺人。

臺灣的法律跟國外的法律是一樣的，若是心神喪失底下所做的行為是可以免其責的。這很奇怪，但是沒辦法。然而，鄭捷的腦袋是很清楚的，他殺幾個人講的清清楚楚，為什麼殺、就是想殺等，且也沒有病史。這種叫做 **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就是邊緣性的性格異常。認知沒有問題，殺人的時候沒有情感困擾、沒有罪惡感，我們通稱為 **psychopath**。後來，有人為道德困境那兩類不同的決策行為，做了腦造影研究，發現在不同的腦區，所激發的情況是不一樣的，一個在理智區、一個在情感區。

## 二、最後通牒實驗

心靈環保應該是以處理情緒的問題為主，因為理性的問題透過普通教育是可以做到的，所以宗教要處理的應該是情緒問題。情緒影響理性的力量是很大，但是一般教育系統很難處理情緒問題，它的功能遠遜於宗教的力量。

我們再講一個理性與情緒互動的實驗，證實情緒介入會影響理性的行為。實驗主持人找兩位受試者來到實驗室，給受試者 A 一張一百元美金現鈔，並讓受試者 A 自己決定要給受試者 B 多少錢，但前提是受試者 B 一定要能夠接受。假如受試者 B 不接受，實驗主持人會將一百元美金現鈔收回。大家猜猜，在這種狀況底下，受試者 A 會給受試者 B 多少錢呢？大概給多少錢，受試者 B 才不會拒絕呢？五十元嗎？受試者 A 大概不會給對方五十元，他會和對方說我給你十元，假如你不收，那一百元就會被主持人收回，而你什麼都拿不到。結果沒想到，受試者 B 居然不要。後來由受試者 B 的掃描神經影像發現，拒絕接受十元時的腦部激發區是快樂的腦區，表示很爽，是一種「復

仇的快感」。究竟要給多少對方才會接受呢？你們一定想最好是給五十元，但實驗證實並不需要這樣。因為錢在受試者 A 的手上，試者 B 不會要求到五十元。關鍵門檻是二十五元，通常給二十五元以上，對方就會收了；若是給二十五元以下，對方感覺不爽就會拒絕，並且會讓你也拿不到，就像有「復仇的快感」一樣。

這實驗中有情緒因素對不對？假如我現在將受訪者 A 換成電腦，受訪者 B 不改變。我向受訪者 B 說，電腦上面有一個指針，從零到一百隨機跑；指針最後停在哪個數字，我就給你多少錢。但是不會給你超過五十元，因為超過五十元不合理。結果這個電腦停在 10，就是他剛才會拒絕的 10 元。受訪者 B 會不會拿呢？會，因為他會想何必要跟電腦計較呢？電腦根本不是人，有總比沒有好！不再計較之後，情緒就不會像以前一樣亢奮起來了。但當對方是人的時候，就會計較，情緒就跟著亢奮了，所以實驗結果就是情緒會帶來很大的興奮。受訪者跟電腦玩時就不會有這種情緒，理性行為就開始出現了，而實驗中的「有總比沒有好」就是一種理性行為。起初的受試者 A 就是錯判受試者 B 會抱持「有總比沒有好」的理性想法，但是他沒想到的是，人因為會有情緒，所以行為不容易預測，用理性的分析去預判，經常是會出錯的。

### 三、模擬性利他

已故的芝加哥大學教授也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獎者 Gary Becker，曾提出一個出名的「壞小孩定理」(rotten-kid theorem)，主張「模擬性利他」(simulated altruism) 的概念。大意是說，當一位大家長手上仍握有資源與分配大權時，底下的眾壞小孩

縱使他們在本質上都是自私自利的傢伙，但是為了日後可以分到財產或利益，無不卯足勁表現出「兄友弟恭」的樣子。

我以前當兵的時候，有一位同學問我，假如有一個人一輩子都在鋪橋造路，直到死前。假設這個人在本質上其實是個自私自利的人，請問你認為這個人是好人還是壞人，是一位自私還是利他的人呢？依我的想法，他應該是位不自私而且利他的大善人。雖然他自己可能在本質上是位自私的人，但是他做的都是利他的事情，這種人怎麼會是壞人呢？所以，模擬性利他只要模擬到過世為止就可以了，這個人應該就是好人。但是如果他只模擬到一半，等父親過世後，他就開始搶財產，或者利用兄友弟恭的倫理分配到比較大塊的財產後，自私的本性就暴露出來，不鋪橋造路，也不兄友弟恭了，那可以說是假利他。

#### 四、集中營行為

再來談談人為什麼會犯錯、會做違犯道德的行為。譬如到了選舉的時候，有醫生開記者招待會，公布某位候選人身體健康的問題。大家都不知道病歷是怎麼弄來的，這表示病歷是透過不正當的途徑取得。這種人就是墮落也犯了錯，且違反道德與倫理的基本原則。那這位醫生為什麼會犯錯呢？是為了政治利益考量。他說不定還認為他在做正義的事，但其實是完全扭曲了正義的本意。

本身是猶太人的 Stanley Milgram 教授，觀察到很多猶太人的鄰居都是德國人。德國的教育非常嚴謹，重視教導孩子行為規範。但是為什麼德國小孩長大了以後，在二戰期間會變成納粹，做出殘害幾百萬猶太人令人髮指的行為呢？於是他在 1963 年，做了一個非常出名的實驗，結果發現，人性因為服從權威

又從扮演正義使者的過程中，獲得實踐正義的快感。這個實驗結果，部分重現了加害者的「集中營行為」。

這個實驗如下所述：一位實驗主持人告訴受試者，單面鏡的對面有一個人坐在那，且手上綁滿了可以電擊他的電線。實驗者說因為這個人到學校裡面偷東西，剛剛被校警抓到，校警將他交由我們處罰，以免他以後再次犯錯，旁邊有一個電壓器，你可以調整電壓產生電流來電擊他。受試者先是說，那個人與我非親非故、無冤無仇，我為什麼要電他呢？實驗者回應他，你應該要有正義感，若你不趁現在處罰他，以後他還會再來偷我們學校的東西。於是，受試者不情願地就說那調五十伏特試試看好了。小偷被電擊了以後，在單面鏡的另一邊一直哀嚎。實驗者很生氣地指責小偷：「叫什麼叫！做錯事情又裝作好像是無辜的樣子。」並且要求受試者再繼續電擊，於是受試者便勉為其難地把電量調到一百一十伏特。小偷又再一次地大叫後，電量繼續調升到了二百二十伏特。最後當實驗者轉頭想要求受試者再調高時，沒想到就看到受試者已經很快將電量調升到五百伏特了。

這個實驗結果說明，人若一步一步地走到沒有光的地方後，便服從了權威並且會覺得自己在做對的事情，這叫做重現加害者的「集中營行為」。這篇論文造成的影響很大，也相當具有參考價值，但現在這種實驗已經不能做了。因為這種行為不太能夠滿足現代的研究倫理規範，而且實驗過程有點在學納粹做法，實驗後若沒好好說明，可能會使受試者短暫或一輩子活在陰影底下。

## 柒、人性的試探、傲慢與輕忽

若從現今的觀點來看，921 重建的時候有一些縣市長、鄉鎮長經不起誘惑，想要染指資源分配，頻遭起訴或判刑。當然這是非常少數，我此處講的染指大部分都是公款，而非捐款，但卻使得有些捐款人捐了錢之後，還一直盯著捐款有沒有被汗掉，這實在是一件令人遺憾的事，因為真的沒什麼人會冒大不韙去濫用或誤用捐款的。這些人想染指捐款的心更小、也更不敢，而這都跟人性的試探、傲慢與輕忽有關。

不論是 921 事件、中央研究院的浩鼎事件及連動影響新院長遴選，還有台大選校長。我們不涉入內情，我只說從這三個事件中同樣都看到了有三類傲慢。我相信心靈環保一定把傲慢當作是必須要處理的對象，所以我們一定要先觀察人在不同的情況底下會有什麼樣的傲慢。假如觀察不到，就沒辦法提供人們能夠修煉的法門。

第一個是行政的傲慢。部會、立法院、行政院與總統府在模糊不清下，只依據報導和聯署結果來做決定，未依職權調出所有會議記錄予以確認後再處理。這就好像是在大白天帶著墨鏡來決定國家大事。第二個是知識的傲慢。學者與教授們應該有權利與正當性在了解詳情與彙整後再作周全判斷，而非受到輿論的影響，作出無助於真相還原之連署及爭議。第三個是道德的傲慢。以前我因為負責 921 震後重建工作，所以比較敢直接跟當地人對話。有一次，我在集集的一個廟口，問大家說請問全世界違建比例最高的地方在哪裡？底下有人回問在哪裡呢？我回答：就在南投。他說：真的假的？假如你是一個不相干的人在那個廟口指責說：你們這裡是全世界違建比例最高的

地方，那麼你一定會被人罵。因為他一定會覺得，面對災民，你怎麼講出這麼沒有同情心的話？這個叫做道德的傲慢。

聖嚴師父與慈濟證嚴上人都曾經在 921 震後，說過很多重要的話。在 921 震後，他們說人的受苦是短暫的，不是一世，受災是一時而非一世。這意思可以推廣成說，你不能一直把自己的道德高度一直不成比例的往上推，那個是虛假的。你應該要接地氣，然後好好跟大家一起奮鬥，把災區重建完。由此可見，這些傲慢四處都在發生。

## 捌、兩件與教育及辦學有關的道德預警

有關道德行為、情緒問題是需要預警的。讓不道德的行為變成有道德的行為，就像醫學教育的毋忘初衷。你要讓他回復原來的毋忘初衷，就一定要有道德預警。

第一個是 Hippocrates 語錄中曾講過，但是沒有在醫師誓詞裡面出現：「醫生對疾病之處置要做好兩件事——幫助改善或者不要造成傷害」（To do good or to do no harm）。假如你沒有辦法有正面的貢獻，請不要做負面的事情，這便是 To do good or to do no harm 的本意。這兩件事是醫學教育裡面的基本訓示，我想這個道理是共通的，一般人性裡也是這樣。

第二個就跟政治與公共事務有關係。跟上一句話有異曲同工之妙，而且照顧面更大、氣勢更為驚人的，就是美國憲法修正案第一條：「國會不得制訂關於下列事項之法律：宗教之設立、禁止建教之後的信仰自由、剝奪言論及出版自由、人民和

平集會結社、以及為要求冤屈救濟向政府請願之權利。」該一條文能夠在 1791 年訂立是很不容易的。第一句話是告訴醫學生 do no harm，第二句是 make no law，不要訂定害人的法律。Do no harm 是針對個人的，make no law 是針對群體的。這兩句話一直是保護病人醫療福祉與維護人民基本權利的至理名言，同時也具有很重要的警惕作用。對我來講，這是最起碼的道德預警與人性增益的入門密碼。

若我問各位心靈環保的入門密碼是什麼？我相信你們一定有一套很完整的說法，然後能夠感動很多人。因為每次我講這個 do no harm 跟 make no low 的時候，底下聽講的年輕人，他們會覺得這個世界還有希望。

你們可能以為這些內容和心靈環保與當代教育的課題有一些離題了。不過在我看，每一個都不離題，因為中間都跟心靈環保的修煉有很大的關係。

當年法鼓文理學院在籌備時，校長與籌備處主任與我都是很早就認識的老朋友。法鼓文理學院在現在日趨困難的高教環境中，能夠克服困難順利設立，是非常不容易的，我覺得很榮幸今天能夠在這裡做這個演講。謝謝大家。